

【限定交流】三人行必有……(下)

時間:夏曆一百零五年六月

地點:天南城外→岐嶺谷

角色:

任平生

夏瑞

初景

(下)

三人一起走上山的過程中，因為多了夏瑞為伴，感覺比過去一路還要更熱鬧些，她時不時的像任平生或初景說說話，不至於吵鬧，但也頗有打發時間之功效。

在這不知不覺間，他們就見到初景家外那一片鬱鬱蒼蒼的林子。

任平生知道這是到了目的地，所以微微鬆開了對弟弟的攙扶；夏瑞走在前頭，沒有注意到兩人的舉動，只是感嘆面前的竹林長得真好。

終於回到能讓自己感到安心的地方，初景的腳步輕快了許多，懷中的小猴昊昊也跟著探出身來，左右張望，似乎是發現回到自己地盤了，一下就竄了出去，在竹林間上下跳躍，繞著三人周圍打轉。

「噯，這不是昊昊嗎？」夏瑞看到竄到眼前的小猴，有些驚喜的伸出手想逗逗牠，「還記得我嗎？」

一旁的任平生看了微微挑眉。

似是沒想到夏瑞連這隻筆猴都識得，而且居然還很親近的模式。

見對方伸手，小筆猴欣喜的跳到夏瑞的手上，掰開她的指間瞧了瞧，發現居然沒有半點食物，忍不住有些嫌棄的嗷嗷叫了兩聲。

知道昊昊的性格，夏瑞笑了一下，從懷裡掏出一包散發甜甜香味的油紙包。

「這是天南城最有名的茶點芙蓉糕，原先在路上當零嘴吃的……現在還剩一些，想吃嗎？」她刻意不直接把紙包拆開，只是一個勁的放在筆猴聞得到卻碰不到的距離逗牠。

小筆猴雙眼一亮，鼻尖抽了抽，喜孜孜的一跳攀上了夏瑞的手臂，衝著對方討好的闔手搖尾，沒半點節操可言。

「昊昊！」初景好生無奈，想制止小猴亂吃東西，但又想這一路顛簸，昊昊也是跟著吃了不少苦頭，便有些遲疑了。

「沒事，圓……夏瑞自己有分寸的。」任平生在一旁安撫他，「你邀她來玩，她就真的兩手空空的來了，至少讓你的小猴兒得一點甜頭也好，否則真是她沒規矩了。」

打開紙包讓昊昊長了一小塊點心，夏瑞忙著伺候猴兒沒空抬頭瞪人，只是一個勁的和昊昊玩，嘴上一邊喊道：「任大哥你又說我壞話！我可都聽到了！」

「我不介意，你們人來就好，用不著帶什麼。」初景連忙搖手緩頰，想想，又正色補了句：「我很高興你們能來。」

任平生聞言，抬手摸了摸他的腦袋。

倒是和筆猴玩夠了的夏瑞回過身，讓昊昊回到自己主人身邊，「我才沒有空手來呢，有帶禮物的！」

她從懷中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個小小的木盒遞給初景，大約一個手掌長，外頭是很樸素的線條雕飾，一時看不出來裡面裝了什麼東西。

「你可以打開看看喜不喜歡。」夏瑞收回手，既期待又有些不確定的說。

「啊、讓你費心了。」初景接過來，開啟木盒，咦了聲，取出其中的線香條，然後在鼻下嗅了嗅，闔眼沉思片刻。

「白檀為底，薄荷、藿香、蘇葉、合歡花……是安神驅蟲的？」他睜眼時問到。

「初景果然厲害！」夏瑞笑了一下，「原先想製一些有特別功用的香給你，但也知道你會缺什麼，所以就選了一個比較派得上用場的線香。」

在夢華宮呆了幾年，若說除了琴技之外她還學些什麼東西，那能拿得上檯面的也就剩製作香料的一點手藝了。

初景淺淺一笑，很寶貝似的捧著那盒線香：「嗯，對我十分有用，謝謝你。」他一臉真誠的對著夏瑞說。

「那就好。」夏瑞笑道。

沒等她繼續解釋線香的成分，站在一旁的任平生看了看日頭，用平穩的語調說：「你們在寒暄下去太陽就要下山了。」

原先還興致勃勃的夏瑞這才趕緊收了聲。

初景趕緊上前推開小院的竹籬門：「哥哥說的是，你們進來吧！我去張羅點吃食。」他只想著曉樓難得有客來訪，根本渾然忘了自己身上的傷勢。

「你跟我東西在哪，我去弄吧。」任平生攔住他，有些不贊同地說，「你還是先坐下來好好休息。」

「啊，是啊，初景，你身上還有傷呢。在說我們又不是陌生人，何必這麼客氣。」夏瑞也在一旁幫腔，知道男子守禮的性子，只得輕輕拉著他的衣袖，想辦法讓他坐下來。

「這……」雖然也知道自己不該逞強，但想到居然得讓客人動手，初景還是顯得有些喪氣：「真是抱歉。」然後描述起各物品的位罝，其實曉樓整體建構相當開闊，屋廊之間幾乎放眼可及，初景平素也是整理得井井有條，因此無需太多交代，只是他太過掛心、怕給朋友帶來困擾，所以很是仔細的盡數介紹了一番。

雖說沒來過這裡幾次，不過任平生還是把這裡當自己家一樣，毫不客氣的出入屋內，遇到問題就直接問初景，一來一往之下還是把茶具、茶葉和糕點順利的擺上桌。

一旁閒著的夏瑞倒是沒想到要去幫忙，她正在客廳內拉著初景參觀牆上和櫃子上的布置。這棟木屋傍著簡單的草木而建，從走廊望出去，一旁都是鬱鬱蔥蔥的竹林，稍微參觀了一下，夏瑞打從心底感嘆道：「你家真的和我家鄉的感覺好像啊……」

她說的不是房子的建材或結構，單純是因為周遭的環境帶給人恬靜的感受。住在夢華宮有好一些年，天天面對雕梁畫棟、精緻的花紋木刻、薰香繚繞的女子已經有很久沒有看到這樣簡單又生機盎然的屋子了。不用多大的功夫，她很快地愛上初景的家。

初景微微一笑，稍為湊近，對夏瑞咬耳道：「平生哥哥第一次來的時候，也看得發愣好半晌呢。」

言至此，他忍不住回頭遙望著正忙活的任平生。

就在自己的家裡，隔著廊道與居室，有個人正在替自己準備飲食，這種感覺……就像家人一樣，他很久都沒有過了。

初景驀然紅了眼眶，趕緊低頭揉了揉眼掩飾，然後伸手要去解廊上的竹簾。

「要入夜了，好像有點起風，我把簾子放下吧。」

夏瑞沒有注意到初景的小動作，只是跟著他跑道迴廊，站在一旁看著他放下捲簾，低聲笑道：「那個時候任大哥一定也是想家了。」

就像現在的自己。

「茶泡好了，可以來喝。」任平生在另一頭喊道。

「好的。」回頭應了聲，初景將迎風面的竹簾都放下後，才與夏瑞一同走去。

這樣的生活，真好啊！

他心裡如此想著，卻也知道不可能把兩位友人給留下，且不說夏瑞是夢華宮之人，要是跟平生哥哥結為連理，那也是要住一塊、生孩子的……哎呀、自己在想什麼呢！

胡思亂想間，他突然憶起先前曾替任平生給留下的水沉香木，還被他好好收藏在櫃子上頭。

是不是該拿出來交給夏瑞姑娘？但若這只是他的自作多情，恐怕又會給兩位友人造成困擾，初景不由得陷入苦思。

「唔……這個茶真好喝。感覺有點像花茶？我有聞到茉莉的香味，還有一些草本植物的味道……」夏瑞輕輕嗅了嗅，一時之間卻分不出到底是什麼為基底的茶葉。

「好特別啊，第一次喝到這種茶，這是你自己做的嗎？」她看著身旁的人，意外發現對方看上去正在神遊，「初景？」

被她喚了聲，初景回過神來，趕緊啜飲了一口茶湯，才道：「白毫茶為基底，茉莉、麥冬、石斛……」話說到中途，便停了下來，眨眨眼：「這不是我做的？」

然後抬頭訝異的望向任平生。

他這才坦白：「我看到你放在一旁的藥草快曬到沒藥性了，便拿一些來泡茶，味道應該還行吧？」

絲毫沒有半點隨意挪用別人東西的愧疚感，夏瑞也是佩服自己這位鄰居的臉皮。

「味道很清雅。」初景看來倒是挺高興的：「第一次喝到哥哥煮的茶。」

過去任平生雖然偶爾會帶些什麼東西上門拜訪，但也許是看初景自己就會煮茶的關係，還未曾帶過茶品，這讓初景覺得既新鮮又有趣。

「我也是第一次這樣泡茶，」任平生笑了一會兒，「味道不會很奇怪就好了。」

他向來不是一個會挑剔吃食的人，雖說會烹飪，但也不會刻意去開發新的食譜，所以這種拿藥草加到茶水一起泡的事情也還是第一次做。

「香味很特別。」夏瑞在一旁倒是捧場，重新啜了一口，微微砸嘴後，又道：「這樣喝茶感覺還能順便養身，挺好的。」

「夏瑞姑娘若有興趣，可以從我這裡挑撿些藥草回去調煮。」初景說著的同時，小筆猴也從他袖子裡鑽了出來，爬到桌上似是在尋找東西吃。

「這樣會不會太麻煩初景了？我沒關係的……哎呀，昊昊！」

見到可愛的筆猴竄出來透氣，夏瑞也顧不上說話了，玩心大起，將桌上配茶用的糕點捧在左手上，右手扳了一小塊來逗初景的小寵物。

「不麻煩，反正都是些現成的素材。」

看著小筆猴一雙大眼晶亮晶亮的盯著夏瑞手中的糕點，只差沒把口水給滴下來的模樣，初景無奈苦笑，也不好打壞姑娘的興致，便從桌下撈出了裝滿果仁果乾的小陶罐，打開來交給夏瑞。

「這是昊昊的食物，有勞夏瑞姑娘餵食了。」

「啊，好的。」夏瑞接過那個陶罐，將手上的糕點吃掉，重新掏了幾個果仁來逗筆猴。

看著女子和猴兒在一旁玩的開心，任平生轉頭對著初景道：「你這幾天還是好好休息吧，別外出了，晚點我便把夏瑞帶走，留你一點清淨。」

他估計等會兒天色暗下來以後，就可以把自己的鄰居帶去莊外的客棧住宿了，對方在這而根本已經玩得不亦樂乎，如果沒有外人催促，她應該不會主動離開的。

「唔……」初景其實是更希望兩位好友能留下的，但任平生既已開口，他也只好溫順的頷首答應：「好、好的，哥哥費心了。」

像是從回答中感受到他的不願，任平生溫聲道：「帶你傷勢好一些，我們再來這裡多待幾天。」

另一頭的夏瑞終於捨得把果乾給昊昊吃了後，聽到兩人的對話，也忍不住哀嘆了一聲，「噢？不能多待一會兒嗎？初景家多好啊……」

還不等她說完，就被在場年紀最大的人瞪了一眼。

「難道妳想看初景帶著傷給妳張羅晚上睡哪嗎？」

夏瑞只得啞啞禁言。

聽任平生這麼一說，初景也心虛的回頭打量了下自己的屋子。

對噢……曉樓裡似乎沒有給人過夜的地方，就連他自己也是捲著毯子看今晚哪裡月光好就睡哪裡，還一點自知之明都沒有，真是太失禮了。

思及此，他於是對夏瑞笑著說：「等你們再來，我會準備好的。」

「嗯……麻煩你了。」她頗不好意思地說。

一面在心裡暗忖，方才自己確實又思慮不周了，好在任大哥一如既往地攔住了自己，才沒有造成人家困擾。

「不麻煩，你們能來，我高興都來不及了。」初景說到，然後好奇的問：「這樣的話，夏瑞姑娘今晚要去住哥哥那裡嗎？」

「我那兒沒有多餘的地方，晚點帶她去城裡的客棧打尖吧。」不等夏瑞答話，任平生便搶先說道。

「噢！」夏瑞馬上表達了自己的不滿。

聳聳肩，任平生表示自己說的都是大實話，自己一個人住的時候本來就不需要太大的空間，是故只找了兩隔間的小屋子住，其中一房是自己睡覺的地方，另一個房間則是收藏、製藥的地方，確實是沒有多餘的空間了。

初景歪了歪腦袋，眼珠子一轉，笑說：「夏瑞姑娘一個人住客棧多寂寞多危險啊！不如，平生哥哥去陪著她吧。」

「說什麼呢你——」事已至此，任平生終究感受到這事情非比尋常，他稍微一瞇眼，像是想通了什麼，緩緩說道：「初景，你該不會還惦記著那件事吧？」

坐在一邊沒感出聲的夏瑞看看黑了臉的鄰居哥哥，又看看說了那些話的友人，努力忍下到嘴邊的疑問。

被發現心裡的小九九，初景紅著耳根子低下頭，輕聲嘟囔：「我不替哥哥惦記，誰替你惦記呢？」

「你……莫要胡鬧。」任平生見他如此，想氣也氣不起來，只得再次強調，「姻緣這事是靠緣分的，再說，這樣又把圓圓的想法放哪兒去了？你身為朝人，應該最懂這兒的禮教，萬一讓外人聽到這風言風語，讓她以後嫁不出去可怎麼辦？」

「欸？」被點了名的夏瑞這才明白了兩人言語間一來一往的是在打什麼啞謎，有些小聲地問向初景：「你該不會是想把我和任大哥……？」

然後誇張的倒吸一口氣，「這怎麼行呢！我當他是親大哥的！」

再說了，光憑兩人現在的關係任平生就愛對她管東管西的，有時候一忙起來還對自己愛理不理，哪個女孩子會想要這樣的夫君呢？

「……是我唐突了，對不住。」察覺自己心思太急，這倒是失禮了，初景神情垂喪。明明就經歷過相似的景況，怎麼能犯下這樣的過錯呢？想著想著，他咬著下唇，眼眶一紅便落下淚來。

啊、不可以，這樣哥哥和夏瑞姑娘會困擾的。
初景也沒想到自己情緒竟會如此激盪，連忙舉袖掩面拭淚，羞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「噢——初景，你莫哭啊！」看到友人就這麼紅了眼眶，夏瑞更是坐立難安起來，跑到對方跟前，一時卻不知道該怎麼安慰他才好。

身後的任平生顯得有些頭疼的揉著自己的太陽穴，一副無奈的樣子。

「沒事沒事。」袖子還掩在臉上，初景只聽到夏瑞的聲音，便連忙搖手：「是我想起了以前的事。」

抹了抹臉，像是要逃避這陣尷尬，他匆匆起身：「那個、山路昏暗，我去替你們取兩盞燈來。」

沈默的坐在位置上，任平生就這麼看著初景飛也似地竄出屋外，按耐下把人攔住一問究竟的慾望。若自己猜的不錯，師弟所說之事應是這十年間，他那師門發生的事情；時至今日，對方仍然對這件事閉口不談，他也沒有深問。

現在看來，那事情對初景的影響果然非同小可。

倒是對整件事毫不知情的夏瑞還處於一頭霧水的狀況，不過這個時候她也避嫌似的不敢多看任平生一眼，這會兒倒是安安靜靜的坐回自己的位置上品茶。

東翻西找了一會，初景手裡托著一盞燈，神情尷尬的回來：「抱歉，我這裡只剩一盞燈了。」

他這才想起外出之前師兄借走了一盞，尚未歸還，又想剛才自己打的歪主意才被說破，這番會不會又被誤會？不由得十分尷尬，卻又不知如何解釋。

好在任平生心理正是希望這樁事能盡快揭過，就算看到只剩一盞燈，也不想再扯到任何男女情事的問題。當下也沒想太多，只點點頭，對初景道：「之後用完在還你。」

見萬事俱備，真的要離開這裡了，夏瑞是很可惜的嘆了一口氣，她是真心喜歡初景家的景色和布置，更不用提還有隻可愛的小筆猴可以逗著玩了；這會兒要離開，心裡還真的有些不捨。

「不能再多坐一下嗎？」她稍顯難過的悄聲問道。

「夏瑞姑娘若想來坐，隨時歡迎。」初景搔搔臉頰，顯得有些過意不去：「只是我這兒實在未曾準備讓人夜宿之處，怕是會怠慢了。」

「好吧。」依依不捨地站起身，夏瑞默默走到任平生身後，準備隨他離開。

看著自家鄰居小妹垂頭喪氣的模樣，任平生拍拍她的背，聊以安撫，沒作聲。

「那我們便走了，你好好休息。」他接過初景手上的燈，忍不住多叮囑一句。

「嗯，哥哥你們路上小心。」初景起身相送，看著夏瑞垂喪的模樣，心裡有些過意不去，靈機一動，迅速從架上取下一甕小陶罐，快步追上正走到竹籬門前的兩人。

「夏瑞姑娘！」將不過比巴掌大些的陶罐雙手遞去，初景含笑說到：「這是之前我自己以春茶醃的青梅，若不嫌棄還請收下。」

夏瑞努力打起精神，對他笑揚起笑容，「不用了，我們來你家叨擾這麼久，怎麼好還收初景的東西呢。」

初景卻很堅持：「我一個人吃不了，你與哥哥可以佐茶分食、閒談家常，是……很好的。」一時不知怎麼形容心中所想，最後那三個字他道來時有些窘迫，卻很堅持。

接過他遞來的罐子，夏瑞對他說的話萬分同意，只可惜身邊真有一個活閻羅監看著否則她真想在這兒多待一陣。

多像啊，她那個多年未歸的家鄉。

任平生拍拍她的腦袋，多少也能猜到小姑娘心理所想，只能道：「等初景養好傷了我們再來。」

方才一陣急促快步，讓帶傷在身的他有點微微發暈，但初景仍強打起精神，跟著任平生所言點頭說：「曉樓的大門，隨時敞開。」

「嗯，你別送了，進去休息吧。」他微微蹙眉，看著對方蒼白的神色，「這裡的路我熟，放心。」

「好的。」初景順從的點頭，然後對夏瑞溫和一笑：「期待下次再會，夏瑞姑娘。」

雖說別送，但轉身回到屋簷下，初景依然站在廊上眺望著那一雙人影、以及搖曳的燈火漸行漸遠，直至隱沒在竹林之中。

沉默地跟在任平生身後，夏瑞的心情仍然有些低落，走在路上卻不同以往，會嘖嘖喳喳的和自己的鄰居哥哥天南地北的聊天。

而先前的途中繃緊神經照料初景的任平生也有些疲憊了，沒有注意到身旁人兒的異常。將她送到山腳下的客棧後，男子才輕聲說：「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再來尋妳。」

「……」夏瑞點點頭，往前走了幾步，又像是想起什麼，回過身來看著他，「任大哥，你會想家嗎？」

他的家如今是在定安，父親已經舉家遷回南夏，只不過他知道夏瑞口中的家並不是指這個地方。

任平生沒有回答，夏瑞也不等他回應，掉頭便走進客棧內。

他們都知道這個答案的。

三人行必有……(完)